

2470

茗溪漁隱叢話

冊二

100-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100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一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瘡過之云當誦子
詩瘡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鬪虜血
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
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
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
雖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
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
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
蓋爲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

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維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

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粟過拳西京雜
記上林苑蟻陽粟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神秀門人
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
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
見所謂昭丘也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
者學藻績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柟詩凍雨落流膠楚詞使
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音東八哀張九齡詩仙
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恐少陵用此事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故前苦
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述古詩邪羸無乃勞張
平子西京賦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僞之利自饒足恃也一作羸一
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
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笮西陽雜俎亦云灑灑堆云如馬戒舟

航水經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卽沒有時才出
又十道志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御宿自逶迤事
見楊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
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
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
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
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動殷繆嶠半山老人刊作
膠葛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
遠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
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
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
胥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

夜五更何所訓荅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通應抑爲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耆舊傳峴山下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編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鰻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鰻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編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鰻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舡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紉爲舡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若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

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
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
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
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
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
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
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傷屯悼屈止一身
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
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靡
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
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
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詩

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桃竹葉如椽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撫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蓋與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某按青菜爲羹謂之菁羹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卽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餽飯餽音迅

謂飡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蘘爲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某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錄曰隆安六年巨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茗溪漁隱曰緇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同小異余今

采撫其有理者共爲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荅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荅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槎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

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懔乃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樁機石之說何邪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媿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茗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歎述其自序云歎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鑊樵全生弃逐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誤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

其忘遺爾然三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僞撰以誑世所謂李歎者蓋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騏驎病則注云陳峻臥疾梁拘過門曰霜經草黃騏驎病矣駑駘何以快馭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爲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喜此譚遂筆寄同叔子由一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鏟疊嶂則注云袁盎曰字同叔諸侯欲鏟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臥余繼燭至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僞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歎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卽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閱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

州舒城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鴈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闕休所作也闕休嘗爲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一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二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靈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江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洗兵馬詩云不知何國進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舜

時西王母進白環見宋書志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古樂府隴西
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趙滅
智伯事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羈席坐之人來坐馬羈之句出於此
也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荅之詞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
腰鎌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
罕生逝而國子悲故老杜詩云竊效貢公喜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
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按新唐書
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卽
梁孝王歌臺今謂繁臺矣而西清詩話乃云質之少陵昔遊詩昔者
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
傑唱著後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

其誤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詒厥者歆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蒼溪漁隱曰老杜詩云六月曠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鬪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亦是歆後語耳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蒼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